

我家的喜鹊儿

□ 肖旺云

这儿是我选择的，现在说起来，稍稍有点心安。

我原来就职于一家大型国企，有条件在企业建造的居住小区里购得一席之地。按照家人的意愿，我选择了一套149平方米的住宅。这个小区位于鹰城最大的休闲娱乐广场附近，拿到钥匙之后，我经常去看，从室内到室外，从院内到院外，渐渐不那么中意了。太吵！于是就搬家。意在选一块清静之地，适情随性，盘点日月。几经探查，在新城区边缘买了一套二手房。

新宅东边是一条小河，河边因架高压线，辟成了城市绿地，草木葳蕤，鸟儿率性歌唱。南边是一所小学，由一道白栏杆隔开。站在窗前，眼见列列做操童，耳闻琅琅读书声。住进之后，好感日增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两株香椿树映入我的眼帘。起初我在楼上可以俯视，心想：要是离得近点儿，伸手摘到叶子多好啊，那样就有一道美味了。这样想着的时候，它就一天天长高了。越过我家的阳台，把枝叶伸展到五楼，长得那叫一个旺呀。

一天早晨，我无意间听到了小时候在农村听过的喜鹊叫声。喜鹊叫，喜事到，根深蒂固的意识让我走到窗前，在椿树枝叶间观察。这时，我不但看到了两只黑羽白肚的喜鹊，而且看到了悬挂在细枝间一团黑黑的东西，那是喜鹊的巢！

我对鸟巢并不陌生，小时候伙伴们最喜欢和鸟巢打交道，但我至今不明白，那时的人们同样很勤劳，每天早出晚归，可地里的柴草也不够，只好竭泽而渔，把能吃的东西都往口里填，比如鸟蛋；把能烧的东西都往灶里填，比如草根儿。这就影响到鸟类生存了，它们把巢越筑越高，高到人类够不到的地方。

我们村的大队部设在村中唯一的祠堂里，这座四合院的正中，长着一棵不知几百年的巨柏，树干通直，有十来层楼高，身形粗壮，要四五个人才能合抱。枝杈稀疏，只有几枝还生长着绿叶，最高的枝杈间，筑有一个大鸟巢。当时大队管事的人造了一架长梯，直达树杈，铺上木板，不时拿着大喇叭在上面向全村人喊叫。队部的厢房设有代销点，用鸡蛋换盐或者打醋的时候，我总是忍不住向上望，也曾试着爬了几阶，心惊胆战，知难而退。而这鸟巢印到我的脑子里了，有好几次出现在寒风呼啸的梦里。

椿树离阳台十多米远，喜鹊就在那里来来往往，不时把嘹亮的歌声送进窗来，给我的生活增添阵阵“野”的味道。

住宅周围绿树成荫，四楼阳台宽敞明亮，适宜植花草。为了让花草们生机勃勃，我在墙外设置了一个金属花架，时不时

让茉莉、瓜叶菊、海棠到窗外放放风，亲近一下太阳。我在花草繁盛的阳台上，写人生感悟，构思诗篇杂论，日子新鲜而富有情趣。

某日，喜鹊又叫了，喳喳喳喳。但这叫声与往日不同，特近，似乎就在耳边。循声望去，只见伸手可及的花架里，横七竖八地摆着一些枯树枝，喜鹊要在这里筑巢了。不由思忖：这是来自哪里的喜鹊？它们是要在我的阳台上筑巢呀！欣喜之余，关于鸟巢的影像闪现脑际。几十年前，鸟儿为了躲避人们的侵害，巢越筑越高。近几年鸟巢逐渐下移，有些已经筑到路旁的小树上了。今天，喜鹊又把巢筑到了我家活动频繁的阳台上，和我仅隔一道透明的玻璃窗。

这对喜鹊来到我家阳台，我无法确定原因，心里总想寻找点丝丝缕缕的联系。是昔日农村的旧相识？不对吧，几十年过去了，喜鹊似乎没有那么长的寿命。那么是旧相识的儿子，孙子，孙子的孙子？温暖而喜悦。其实我也知道，鸟巢舍高就低，不再满含警惕，而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，是因为我们的生活水平高了，文明素质高了，没有人去拆鸟巢、掏鸟蛋，侵害这些朋友的生存权了。

花架里的枯枝越来越多，喜鹊筑巢的速度不断加快。为了表示对喜鹊的欢迎，我把吃剩的蒸馍掰成小块儿，散布在花架

上。都说人和鸟心是相通的，我信！看，它们喳喳地飞来，享受着我心准备的点心零食，快活得像孩子一样。

事情总有意料之外。正当我欣喜地看着花架里的鸟巢越筑越大的时候，忽然发现，不远处椿树上的鸟巢垮下来了，七零八落的。为什么？一丝忧虑油然而生。几天之后我发现，阳台鸟巢和椿树鸟巢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关系。原来是椿树上的喜鹊搬家了！它们从十多米远的椿树枝头搬到了离我更近的阳台花架上。嗨，我更加喜欢这对喜鹊了！布食，在它们飞远之后；浇花，尽可能等待夜幕降临。除非特别需要，否则绝不打扰。而且我把对喜鹊的馈赠向离我更近的地方安放，从窗外移向窗内。期待有一天，它们和我的家人无间相处，成为互不设防的一家人。

万物互联，彼此都不是无意义的存在。我曾经写过一首名为《石头》的诗：

石头也会说话，

只不过

你听不懂他们的语言。

我相信这两只喜鹊也有丰富的内心活动，也有与人相亲的强烈愿望。我甚至想象，这对喜鹊在成为“我家的喜鹊”之后，会向它的朋友发出邀请：来吧！我家的主人是一个小眼眯眯的、头顶一把枯草的富态老头儿，可喜欢我们了……

一把莲花伞

□ 冯惠珍

骄阳似火，夏雨涟涟，举着一把莲花伞行走，我的心头弥漫着阵阵莲花香……

雨过天晴的周末，最适宜逛街，逛街最乐此不疲的当属商场购衣。每每走进“淑女馆”专属区，我的目光总是被款式别致、四季新颖的品牌女装牢牢锁定。

这次也不例外。由于疫情影响，多日不曾光顾的店面，琳琅满目的夏装，让我走进去就无法移步。再加上店里几位美女导购热情洋溢的推介、不厌其烦的跑腿、甜美诚恳的夸赞以及美丽的折扣，我试穿的每一件衣裙好像都是量身定做，其中一条浅蓝色连衣裙成为首选。

兴之所至，摩拳擦掌，干脆一口气把衣架上的连衣裙试了个遍。换衣服，照镜子，照镜子，换衣服，抬头挺胸，优雅迈步，我走来走去宛若服装模特般陶醉，一不小心吸引到好几位顾客的目光，她们也纷纷进来试穿、挑选。

其中，有位带着小男孩的年轻妈妈，也像我一样，一边试穿一边询问连衣裙的上身效果，甚至还请我帮着参谋。

她挑来选去最后相中的那条连衣裙，居然是我之前最称心如意的浅蓝色连衣裙。当我们先后离开试衣间准备开票付款时，才发现，我们选中的又是同一尺码，而一个尺码的同款连衣裙柜台仅此一件。虽然没有结账，但我挑选在前，理由由我先要。卖给谁？售货员左右为难。年轻的妈妈见状，一边恳求售货员能否当日调货，一边与我商量能否让她先买，因为她准备把这条连衣裙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的姐姐。

望着手中的连衣裙，我略有迟疑。一旁的小男孩上前轻轻拉着我的衣角，“阿姨，您让我妈妈先买吧，今天是我姑妈的生日。我姑妈待我可亲了，她在家做了很多好吃的等着我们，如果没有礼物，都不好意思去见她……”，望着小男孩期待的眼神，听着他恳切的话语，我不再犹豫，欣然应允。“谢谢大姐替我们解围，我们马上与公司联系，调一件同款连衣裙快速给您，请留下地址。”在年轻妈妈和售货员的连声道谢中，我“空手而归”。

两天后，店家寄来的包裹里除了那件称心的连衣裙还多了一把精美的遮阳伞。撑开遮阳伞，伞内画面居然是一朵盛开的莲花，诗情画意迎面扑来，让人脑海中顿时浮现出周敦颐《爱莲说》里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”的意境。盛夏时节，阳光毒辣，每天伞不离手，莲花当头，裙装可人，更有“荷风送香气，竹露滴清响”“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”“惟有绿荷红菡萏，卷舒开合任天真”的诗句不时飘荡耳畔，那种感觉怎一个“惬意”了得。

阳光下，夏雨里，一朵莲花开在我的手上，淡淡清香在空中弥漫……

善举微不足道，情意传递悠长，愿你我都能与善结缘，点燃心灯，提灯前行，暖情、暖意、暖岁月！



一江碧水入画来

新华社发

我的父亲

□ 高德领

办完父亲的丧事，昏沉沉回到家中，我独自一人痛哭了一场。失去亲人的悲伤撕心裂肺。父亲九十一岁高龄而终，在农村叫喜丧，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也早有心理准备，但感情上还是难以接受，总觉得生命里少了一点温暖，精神上少了一根支柱，失落感油然而生。

父亲第一次手术后，住进平煤神马集团总医院做化疗。医院离家一千多米，每次往返，父亲坚持不坐车，说步行可以锻炼身体，病也会好得快。我挽着父亲的手，突然发现那双温暖的手没有以前有力了。他的头上白发增多了，额头也添了不少皱纹。父亲明显老了、瘦了，他老人家身体一直很好，年近九十还经常骑自行车十几里回老家，或去文化宫看戏。他三高不占一条，特别是心脏很好，医生说他有运动员的心脏。父亲头脑一直很清醒，回忆起几十年前的往事，仍条理清晰、头头是道。去世前几天在病房给子女交代后事时，还把衣服在哪儿搁、钥匙在哪放说得清清楚楚。原来我一直坚信父亲能活过一百岁，期望着他百岁好好庆祝一番，以弥补他多年不让他过生日的缺憾。但父亲终于没能扛过这一关，万恶的肿瘤君没有滚蛋，我们盼望的奇迹没有发生，父亲驾鹤西去了！

父亲心脏停止跳动后，我和妹妹为他擦脸，请理发师傅给他理了发刮了胡子。看着他那安详的面容，我们才意识到，这样的事情父亲生前都是亲力亲为的，我们很少做，他也从来不让为我们做，就连去世前一天，他仍坚持下床如厕。

父亲病重这一年多，我常常失眠，除了考虑着如何为父亲寻医治病外，就是回忆父亲的一生，闭上眼睛，面前就会出现父亲的形象，父亲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！爷爷去世时他才七岁，几个姑姑陆续出嫁，他和奶奶相依为命。听奶奶讲，我父亲十二岁就和邻居几个大人一起，

到离家六十多里的郑县李口去挑菜，回到大营街上卖，以此养家糊口，其间还曾遭遇过土匪绑架（未遂）。他饱尝了旧社会的苦难，特别珍惜新社会的生活，上世纪60年代初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担任大小队（村组）干部几十年，处处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，是全村有名的“不怕困难”的人。父亲锄过地脚窝最深，是全村的样板。他担任生产队长期间，大公无私、廉洁奉公。我们村是市里定点的蔬菜种植专业村，经常有市里各菜站的工作人员来联系业务，都是在我家吃饭，父亲从来不让队里补助。有一年村边干渠决口，水大难堵，父亲毫不犹豫地把自家厨房门板卸下来用于堵决口，从此我家厨房直到拆了再盖时也没有装上。为了种好蔬菜，包括后来的责任田，父亲夜里到市里拉人粪尿，春节也不休息。他说春节期间拉粪的人少，要趁热多拉几趟。有好几年大年初一我回去看他，都要去接他的拉粪车。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我已担任郑州区（现湛河区）区长，为了不让他去拉粪，几次提出给家里买点化肥，父亲坚决不让，说化肥紧缺，不能让我利用手中的权力搞特殊，在我家尚有责任田种菜的日子里，父亲没让我给家里购买过一袋化肥。

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，穷怕了也饿怕了，我家爷爷、二爷都是病饿交加去世的，因此父亲特别节俭，特别抠门，有时甚至到了吝啬的程度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一辈子没有倒过一口剩菜。为了不让他在家开荒干活，我把他和母亲接到市里生活，住在我女儿结婚时住过的房子里。他嫌屋里灯太多太浪费电，把大部分灯泡拧下，一个房间只留下一个小灯，他说：“我也不看书，要啥亮啥。”还在小院子里专门打了一口压井，洗衣拖地不用自来水，连冲厕所的水也要从院里提。

父亲对自己很抠，对别人却很大方，在乡亲们眼里他是个热心肠。小时候在农村，逢年过节串亲戚都拎一盒果子，父亲总是把送给别人的那盒打开，看看装得满不满，如不满一定要加得满满的，并且年年如此。三年自然灾害生活困难时期，在自己还吃不饱的情况下，他常常接济亲戚和邻居，借出去的粮食从来不让人家还。有一年过春节我从外地给他带回两个鸵鸟蛋，他给重病的母亲留下一个，又和我妹妹一起冒着寒风，把另一个鸵鸟蛋送给我一个身体欠佳的朋友，让我这位老朋友感动得哭了一场。

父亲和母亲可称得上患难夫妻，他们感情笃深，相濡以沫六十多年，特别是母亲患病后，他更是倾注了全部心血，精心照顾。母亲长年卧床，父亲坚持每天给她擦洗、按摩，每天晚上起床四次给她翻身。在父亲和妹妹的照料下，卧床十二年的母亲直到去世也没有长褥疮。

父亲生前曾多次流露过，他最引以为荣、感到骄傲的是孙子曾留学国外能在北京工作，儿子曾经出过书，而对于我曾在当过市长。父亲虽然不识字，但深谙“文章千古在，仕途一时荣”的道理。他常教育晚辈的几句话是：“好好读书”“在外工作要踏实干，多为老百姓办事”“不要占公家的便宜”，父亲的谆谆教诲、一言一行影响了我一生。父亲终生烟酒不沾，他给我说过：“咱家穷，最好别吸烟少喝酒。”他在生命弥留之际，还嘱咐我们，他的丧事一定要从简从快，不要麻烦别人。如今父亲驾鹤西去，他的教诲依旧回响在我的耳畔，萦绕在我的心田，让我永远沉浸在父爱中。

66. 自吹自擂

66. 自吹自擂

拉大旗作虎皮的事古已有之。明英宗时代，锦衣卫总管门达（河北唐山人）聘请了一位叫桂廷珪（浙江宁波人）的家庭教师，桂老师自刻一枚印章曰“锦衣西席”。西席者，塾师或幕客之谓也。翰林院侍读学士江朝宗（重庆人）的女婿甘崇，自刻印章曰“翰林东床”。东床者，快婿之谓也。明嘉靖十一年（公元1583年），宰相徐阶（上海松江人）的长孙徐元春主国家礼宾司（太常卿），自刻印章曰“京朝三世肖舆”。肖舆者，轿子也，皇上恩准才有资格乘轿。万历皇帝时代，都察院长李周策（江苏苏州人）的大儿子自刻印章曰“都谏长公子印”。听着都怪吓人的。

67. 衣食工具

北宋词人晏殊喜欢藏书，每次搬家，为运书引发不少麻烦。晏妻指着一屋子书生气地说：“有类乞儿搬漆碗（这些书跟要饭的饭碗差不多）！”说得挺准确呀。

68. 吾心亦凉

宋神宗熙宁年间，北宋翰林学士韩维（河南许昌人）贬任许州知府。韩维在许昌的私宅堂深七丈，每逢盛夏仍热得受不了。有一次，太医常颖士从郊区赴韩宅拜访，韩问：“郊外凉乎？”常颖士回答：“凉。”韩维问：“为啥郊外比市区凉？”常大夫回答：“野人自知无修檐大厦，且起无衣冠车马之役，胸无他念。露颠扶扇，持三尺木床，视木阴东则东，西则西（心静自然凉。乡下人不操心国家大事，光着膀子，拿着扇子，搬个木椅在树荫下乘凉。树荫挪到东，椅子就搬到东；树荫挪到西，椅子就搬到西。）”常大夫话没说完，韩维拦住话头说：“汝勿言，吾心亦凉矣。”

69. 学士太胖

翰林学士盛度（河南商丘人）高大肥胖，宋仁宗有急事召其人草拟诏书，盛度回奏道：“巨体不能伏地，乞赐一小桌子。”待盛学士慢慢悠悠到了皇宫，皇上早已召他人拟诏完毕。（老白）

